

# 回首來時路一

## 陳燦齡將軍一生戎馬回顧(最終回)

王立楨

### 提 要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兩點五十分，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的天氣預報是：能見度三至五哩，一千二百呎疏雲，八千呎疏至裂雲，陰霾，風向西北，風速八哩/時。

一架編號為1004的雙座經國號戰機(IDF)正緩緩的滑向清泉崗基地的36號跑道，緊隨在後的是一架擔任伴隨任務的F-5F戰鬥機。自從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航空工業發展中心第一架IDF原型機出廠並於次年五月二十八日完成首次試飛之後，IDF在清泉崗基地已經完成了超過兩百次以上的試飛任務，所以當天那架雙座的IDF滑向跑道之際，基地上許多人都以為那又是一次例行的試飛，但是那天的飛行卻是一次非常特別的任務，因為那架雙座機除了前座的試飛組組長吳康明上校之外，後座還坐著當時中華民國國軍的最高長官—參謀總長陳燦齡上將。

## 第十二章 空軍少將—3聯隊 聯隊長



民國63年攝於台中清泉崗機場，時任三聯隊聯隊長，迎接蔣經國院長、中立者為謝東閔省主席(陳燦齡軍服左袖口上的六條寬槓代表具有600分的戰績積分，每出一作戰任務可得1至4分的戰績積分，以任務艱難度分級)。



民國62年攝於台中清泉崗機場，時任三聯隊聯隊長與來訪魏德邁將軍(中立著白西裝外套者)一行合影，後排左二為副總司令蔡名永將軍、左一為陳燦齡。

民國61年7月21日陳燦齡被任命為3聯隊聯隊長，同時晉升為空軍少將。

那時國際形勢對於我國非常不利，因為一年之前我國才在國際姑息主義的壓力下



攝於台中清泉崗機場，與美軍聯隊長Iosue上校合影 (Iosue上校後升至四星上將空軍訓練司令)。



陳燦齡夫婦與美軍聯隊長Iosue上校夫婦合影於台中清泉崗機場。

喪失了聯合國的席位，那年年初美國總統尼克森更打破了幾十年來與中共之間的僵局，前往中國大陸訪問，企圖尋求兩國之間的和解。雖然在訪問中共之後美國並沒有斷絕與我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但是兩國之間的實質關係已經大不如從前。

在這種險惡的國際情勢下接掌擁有空軍最犀利機種的3聯隊，陳燦齡知道他所面臨的是一項嶄新的考驗，因為整個國際情勢的逆轉對於我國光復大陸的國策有著直接的衝擊！

當時軍中仍然喊著「反攻大陸，收復國

土」的口號，但是陳燦齡了解要以武力收復大陸、重回故土已是一個圓不了的夢，這並不是因為我們軍隊的士氣或裝備不好，而是非常簡單的質與量的關係，我方的民心與士氣都要比中共方面要強許多，軍隊的武器與裝備也不比中共差，但是中共卻在「量」方面超出我方太多，光是這一項的差距就導致整個戰略情勢的失衡。然而共產主義的思想是與人性背道而馳，若不作出調整終將自我瓦解，所以陳燦齡知道在那個時候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將3聯隊的戰備保持在最高點，以保持台灣海峽的制空權，使台澎金馬不致受到中共的威脅，一旦中共內部發生動亂時，即使我方的「量」不如人，也可以用四兩撥千斤的方式來消滅敵人。

還沒在戰場上和真正的敵人遭遇，陳燦齡就先在外交的前線替國家打了一個勝仗！

剛任聯隊長後的一天下午，在基地內的例行簡報時，行政參謀向陳燦齡報告，當天中午在美軍餐廳任職的一個中國雇員被美軍憲兵搜身時發現身上藏有美軍餐廳裡的用品，因此當場被美國憲兵拘留，現在仍被扣在美軍憲兵隊內。

這種事情以前也發生過，但是以往的基地主官可能並未被告知這類的小事，所以參謀並沒有當成一件要事來處理。但是那天陳燦齡在聽到這件事後，卻覺得這並不是一件小事情，中國員工偷東西固然是不對，但是美籍憲兵在中華民國的領地內任意搜索中國人民卻犯了更大的錯誤！

陳燦齡當場立刻要參謀通知美軍聯隊長奧斯威上校〔Col. Andrew Iosue〕，要求他即

刻到基地內的美軍憲兵隊去，有重大事件要處裡。

在美軍憲兵隊內，陳燊齡首先詢問奧斯威上校知不知道有中華民國的公民被美軍憲兵扣留，奧斯威上校一聽陳燊齡的口氣，就知道這已不是一件單純的偷竊事件，但是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他先命令當天美軍值勤的憲兵中尉將這件事情的始末做一個報告。

美軍憲兵中尉說當天美軍廚房的經理懷疑中國員工張某在餐廳值班時偷竊餐廳內的火腿，因此通知憲兵隊前去檢查，憲兵在搜查張某的私人儲藏櫃時果真在裡面發現了一條火腿，因此將張某當場拘扣，並通知基地內的中國憲兵，目前正在等候中國憲兵前來提人。

奧斯威上校聽了美軍憲兵的報告後，先鬆了一口氣，因為顯然美國憲兵已經通知了中國憲兵，目前只是等候中國憲兵前來提人而已，於是他向陳燊齡將軍表示既然中國憲兵尚未前來提人，他們很樂意立刻將張某交給陳燊齡將軍處置。

陳燊齡將軍打斷了歐斯威上校的建議，他反問歐斯威上校是誰付給美軍憲兵權力在中華民國的領土上搜索中華民國的公民？當時美軍憲兵該通知中國憲兵隊前來處裡，而不是直接搜索張某。

奧斯威上校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於是只有下令美國憲兵當場將張某釋放。

陳燊齡將軍看到張某被釋放之後，覺得這件事並沒有完全解決，他覺得應該讓美軍知道在外的為客之道，不能讓他們這樣反客

為主。

於是在他回到辦公室後，立刻將駐守基地大門的憲兵排排長找來，下命由即時起所有進出營門口的美軍人員及車輛都必須徹底檢查，如有違規者立刻扣押。

另外他也將美軍餐廳及俱樂部的中國領班找來，告訴他當天所發生的盜竊事件，要求他保證這種丟人的偷竊行為不再發生，要不然他將會將所有中國籍員工的基地通行證取消。

當天晚上，清泉崗基地大門口排了一長串夜歸的美軍人員，在營門口被中國憲兵一個一個的做嚴密檢查，有幾個身懷毒品的美軍士兵被當場扣押。

第二天一大早，奧斯威上校就到陳燊齡辦公室求見，兩人見面之後，奧斯威上校開門見山的問陳燊齡將軍：「陳將軍，這個基地的中國憲兵是不是歸您管？」

「上校，這個基地的任何人，包括你在內，都歸我管！」陳燊齡將軍非常嚴肅的表示。

其實陳燊齡與奧斯威上校相當熟悉，平時都直接以名字相稱，但是當天陳燊齡卻有意以官階來稱呼奧斯威上校，來提醒他軍中的階級服從。

奧斯威上校聽了這話之後，立刻舉起雙手做出投降狀並說：「我了解，將軍，我了解！」他的這種急智幽默引起了陳燊齡將軍的哈哈大笑，兩人再度握手之後開始正式討論兩軍之間的問題。

當天兩位主官在討論之後達成協議：中國憲兵有權檢查基地內包括美軍在內的任何

官兵，而美國憲兵只能對美籍軍人做檢查，不能觸及中國軍人及公民。

兩人達成協議後並做成正式備忘錄，陳燊齡將軍知道奧斯威上校將備忘錄送交美軍協防司令部之後，協防司令部一定會就這事再度向我國國防部協商，因此他立刻親自向當時的總司令陳衣凡上將報告這件事，陳總司令在知道這件事情的處裡經過後，對陳燊齡少將處裡這件事的態度非常讚賞，並表示絕對支持他的決定。

後來美軍協防司令部果然和我國的國防部就這件事再度展開協商，最後竟演變成我國外交部與美國國務院之間的對話，而討論之後的結果不但維持了陳燊齡將軍與奧斯威上校之間的協定，並更進一步的取消了美軍在台的治外法權，從此美軍在台如有犯罪行為必須依照中華民國的法律來制裁。

這件外交上的勝利雖然是由陳燊齡所啟發，但是他卻並不引以為傲，因為他覺得他只是做了一件非常本份的事，替中國人保持了基本的尊嚴。

三聯隊因為擁有全空軍中最先進的機種，所以每當有外籍元首訪華時，政府總會安排他們到清泉崗去參觀，而如果遇上那些本身對空軍就相當有興趣的訪客，他們多半都會被我方飛行員的技術及F-104G的性能所懾服。

約旦親王哈珊在民國62年間訪問台灣時，由空軍總司令陳衣凡陪同到清泉崗去參觀，哈珊親王是國王胡笙的兄弟，他在清泉崗見識到了中華民國空軍特別為他準備的F-104G緊急起飛及一些戰術動作表演。「外

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因為哈珊本身也是飛行員，再加上約旦空軍也在使用F-104星式戰鬥機，所以那段表演真是讓他大開眼界。

參觀表演完畢後，哈珊對3聯隊飛行員們的技術讚不絕口。在臨上專機離開清泉崗基地之前，約旦親王向總司令陳衣凡及陳燊齡表示他回國之後將會邀請兩位「陳將軍」到約旦去訪問，去參觀他們的F-104部隊。

當時陳燊齡根本沒把這件口頭邀請當成一回事，以為那只是對方客氣的一種方法，沒想到幾個月之後真的收到約旦王宮的正式邀請函。而且真在幾天之內就與陳總司令及參謀周上尉踏上了前往安曼的旅程。

由台灣到安曼沒有直飛的飛機，所以一路上必須多次轉機，極其辛苦。在巴林島時因有半天的轉機時間，他們一行三人就到旅館去休息。陳衣凡總司令因為平時公務繁忙，因此睡覺時偶爾要服用鎮定劑才能安睡，偏偏這一次遠行時周上尉卻忘了帶，而鎮定劑又屬於管制藥品，沒有醫生處方在藥房裡根本無法購買，一時之間周上尉急得滿頭大汗不知如何是好，陳燊齡只有帶著他到機場的醫務室去找當班的醫生，向他表明身分及情況希望能取得一些鎮定劑，醫生先是不肯，但在陳燊齡的要求之下，並答應簽下保證書表示只是自用之後，才給了幾顆鎮定劑藥片。

這件事讓陳燊齡覺得當時的年輕軍官已不若他自己由官校畢業時的成熟與幹練，如果不是他自己去想辦法，那個年輕上尉真是不知該如何去處裡這件事情，這個和軍中的訓練固然有些關係，但是主要原因該是自小

的成長的環境，當時整個社會比三十年前陳燊齡由高中畢業時要安定及富裕的多，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年輕人自然是比他那個時代的人要嫩許多，三個月的入伍訓練可以將體格及士氣鍛鍊出一個樣子，但是處理事務的態度及方法該如何鍛鍊呢？

那時我國駐約旦大使是王叔銘將軍，他是空軍中的老家長，與陳衣凡總司令及陳燊齡都相當的熟悉，那天當陳燊齡一行抵達安曼的時候他與一位陸軍的武官王上校在機場迎接，當天晚上就在大使官邸舉行宴會來歡迎他們。

「他鄉遇故知」這句話來形容他們在安曼王大使的官邸的歡宴該是最貼切不過的了，他們在一起聊了許多空軍中的舊事，也談起了一些國內的近事，武官王上校更是向他們介紹了一些約旦當地的特殊禮節，比方在餐桌上喝酒時是大家共用同一隻酒杯，互相傳遞使用，如果不想喝時只須將酒杯搖晃一下即可。

哈珊親王招待他們到約旦的空軍F-104部隊去參觀，約旦空軍所使用的F-104A是當



時任三聯隊聯長與時任總司令陳衣凡訪問約旦，與哈珊親王及駐約旦大使王叔銘合影。

年我空軍8中隊所使用的那批飛機，幾年前當3聯隊全數換裝F-104G之後所有的A型機就都裝箱運來約旦，所以當陳燊齡在約旦的空軍基地見到那批A型機時心中竟也有些親切感。

在約旦的一個星期期間除了參觀了空軍基地及一些後勤部門之外，最主要的是和約旦國王胡笙見面並會談，胡笙國王也是飛行員，幾年前曾來台訪問，對於我方空軍素質極為讚賞，會談中哈珊親王曾表示希望能送一些軍官到我國的三軍參大受訓，更希望能送一些飛行員到我國接受訓練。對於這些請求陳總司令則表示將回國研究後再作回應。

回國的路途中陳燊齡在飛機上就開始著筆寫訪約報告，他將在約旦空軍基地時所目睹的情形簡扼的寫下，他覺得約旦空軍飛行員的年紀都相當的輕，素質還算可以，空軍主要的機種是英國式的戰鬥機，美式戰鬥機只有兩個中隊的F-104A，對於約旦方面要求送飛行員到我國受訓一事，陳燊齡則建議以派教官到約旦去協訓空軍比較合適。



民國62年訪約旦獲哈珊親王接見。

返抵國門之後，陳燊齡當晚沒有回家，他住在空軍官兵活動中心裡，連夜將報告謄好，第二天一大早就將報告交給總司令過目。總司令在接到報告時相當的驚訝，因為他怎麼也沒想到陳燊齡會在那麼短的期間內就將這一份報告寫好。

事後國防部採取了陳燊齡的建議，派了許大木及王璪兩位教官前去約旦協訓該國空軍。

雖然陳燊齡在任聯隊長期間就開始強調飛行安全，希望由地勤人員的「零缺點」計畫及空勤人員的遵守程序來減少空中無謂的傷亡，但是總會有一些難免的意外讓人扼腕嘆息。

民國62年6月12日，8中隊的盛士禮中校與邵倫少校兩人在駕雙座機執行夜航訓練時，撞上大度山殉職。

盛世禮是空軍官校39期的學弟，曾被選入35隊赴美接受U-2訓練，是一個優秀的飛行員，邵倫是46期新制官校的學弟，學識與技術都算不錯，那天晚上在夜航後返場落地時，因為GCA失效，本來大隊長想讓那架飛機轉降新竹，但是盛世禮卻想試試用太康引導進場，沒想到飛機就在航線五邊撞上大度山！

盛世禮殉職之後，家屬要為他在安康三村眷村的家裡替他辦佛教的喪禮儀式，當這件事傳到陳燊齡那裡時，他堅決反對，並親自出面和家屬溝通。有些人的意思是人都已經死了，何必要在喪禮的細節上為難家屬呢？但是陳燊齡覺得眷村裡還有許多飛行同仁，喪禮期間每天見到喪事的棚架，再聽

到和尚們每天誦經，對心理上多少會有些影響，雖然不是迷信，但是總是會有人認為是晦氣。所以陳燊齡很婉轉並堅持的向家屬表示，將喪事搬到廟裡去辦，他都可以派一些兵前去廟裡幫忙，但是絕對不可以在眷村裡辦喪事。盛世禮的家屬在聽了陳燊齡的勸導之後，接受了他的勸導將喪事轉到別處變理，陳燊齡在前去追悼時還特別在心中默禱，希望盛世禮在天之靈瞭解聯隊長的苦心。

### 空軍少將—作戰署副署長

民國63年2月初，陳燊齡調離3聯隊，新的職務是總部作戰署副署長，聯隊長的編階是與署長同階，所以調副署長其實是低了一級，但是他並不以為杵，因為他知道在空軍文化裡，一切均以期別為倫理，他一路升遷都比同期同學要快，現在總部裡尚有許多前期學長在任低職，他必須遵守這個從建軍以來就設下的規則。

當時的作戰署署長是13期的剛葆樸少將，是當年最早發現中共有米格機進駐上海的偵察英雄。另一位副署長是17期的王德輝少將，所主管的業務是作戰、警衛及航務，陳燊齡所負責的項目則是教育、訓練及行政。

一般由飛行部隊調到作戰署的人都希望能調到主管作戰的單位，因為那究竟是比較熟悉的業務。在作戰署裡主管教育、訓練及行政對於陳燊齡來說雖然是相當的陌生，但是他卻以另一種角度來看這個新的職務，他覺得可以在這個職位上學到一些新的東西，更開拓他的視野，此後對於事情的看法將不

至只限於在一個飛行軍官的角度。

那時家也由原來剛搬來台北時松山新村的違章建築搬到瑞安街的一棟小房，家裡的居住空間也因為三個較大的孩子先後進大學而感覺上寬敞許多，老四仁愛國中的一個同學李慧心因為家住在中壢，在初一時就搬進陳家，而且一住就是幾年，直到高中一年級才搬出陳家，這個情形讓陳燊齡想起了當初在北平時，家中也是常住著一些親戚及朋友，母親在最窮困的情況下都沒有對那些人的居住發出任何怨言，他也高興唐膠寵在這件事上和他母親是一樣的態度。

民國64年4月5日夜裡，陳燊齡在家裡突然接到總部來的緊急電話，要他盡快到作戰署報到，他知道事情緊急所以跳下床後，套上衣服就趕緊開著吉普車往作戰署的辦公室開去。

前一天白天還是風和日麗的好天氣，晚上對第二天的天氣預報時也沒有提及任何太大的變化，但當夜陳燊齡往空軍總部的辦公室開去時卻是風雨交加，他正奇怪天氣的變化竟是如此不可臆測時，他注意到在那個時候街上的車子竟絕大多數是軍車，他意識著一定是有大事發生了……

進到辦公室之後沒多久，署長剛將軍就召集所有幹部進入會議室有要事宣布，陳燊齡剛進會議室就發現剛將軍的紅著雙眼坐在那裡，這是過去從沒有過的場面。

剛署長見大家在會議室內坐妥之後，以沙啞的聲音宣布：「總統去世了！」

頓時整個會議室內的每一個人都被震的說不出話來，在座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說是總

統的學生，大家都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投入軍旅抵抗外辱，又都隨著他撤退到台灣，這三十多年來聽從他的領導已經變成一種習慣，雖然大家都知道以他的年齡算來，這是遲早都會發生的事，但是一旦真的獲知惡耗時，每個人卻又都覺得那是多麼的無法接受！

在散會之前，署長也宣布了國防部已將戰備情況由狀況三提升到狀況二，希望大家回到崗位後根據所訂下的條例作適當的準備。

回到辦公室後，陳燊齡對所主管的部門下達了提昇戰備狀況後的命令後，開始回想他這一輩子總統對他的影響，由從軍前所讀到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指引了他當飛行員的路子，使他放棄了西北工學院的學業而從軍，到後來這三十年來軍旅生涯裡的每一件大事幾乎都和總統有關。那年換裝F-100超級軍刀機時在桃園向總統做該型機的性能簡介，升任大隊長時總統特別召見，武昌演習時對他的特別嘉勉，最後一次的召見是在他升任聯隊長時，那時總統的身體已大不如從前，說話聲音也不如往常般的宏亮，但是仍然很細心的詢問他家中的情況，這種親切的訓勉讓他如沐春風，更有誓死效忠的決心。如今他老人家在未能親見光復國土之際，撒手人寰，對於做軍人的陳燊齡來說心中不無多少遺憾。

第二天早上，嚴家淦副總統繼任總統，三軍在參謀總長賴名湯一級上將的率領下致電嚴總統，宣誓效忠。

蔣總統過世後不到一個月，與共產主

義對抗了近二十年的南越政府被北越軍隊擊潰，駐越美軍在倉卒間撤離越南，數十萬難民乘小艇逃離越南，在南中國海上等待救援的場面是二十世紀最悲慘的畫面之一。

陳燊齡當時覺得以美國這樣的國力在投入五十萬大軍進入越南戰場，配上先進的武器及足夠的彈藥，竟不能在戰場上取勝，實在是沒有道理的事！這主要的原因該是沒有求勝的決心，及在綏靖的心態下誤以為談判中所得來的和平是可以信賴的。而南越政府也過份的倚賴美國，自己空有求勝的心但沒有萬全的準備，在北越展開攻勢及美軍決定撒手之際，兵敗如山倒豈是偶然？

### 空軍少將—作戰司令部副司令

民國65年1月，陳燊齡被調到空軍作戰司令部擔任副司令，當時的作戰司令是12期的陳鴻銓學長，另一位副司令是16期的戚榮春學長。

剛接任副司令不久，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北平過世，由大陸內部所傳出的情報及外籍記者所發出的新聞得知，有上萬為了要追悼周恩來而聚集在北平天安門廣場前的民眾和中共軍警發生嚴重衝突，這是中共自民國38年成立政權以來少有的公開暴亂。行政院長蔣經國藉著這個機會在當年4月初公開號召大陸同胞展開抗暴消滅中共政權，我方將盡一切力量支援任何抗暴舉動。

一年之前越南淪陷時民眾逃難時的淒慘場面歷歷在目，大陸的民眾就開始在首都展開暴動，共產主義對人類的浩劫可見一斑，陳燊齡在看到這些情報時除了希望共產政權會在群眾的反抗下瓦解之外，更希望自己在

北平的家人能安然的渡過這一場劫難。

那時在作戰司令部內每天下午都有由司令所主持的作戰會報，確定翌日空軍所有部隊作戰任務的執行，這包括了例行的巡邏任務及任何特定的作戰任務，這些任務雖然都是空軍的任務，但是在執行時卻經常需要友軍的支援，所以每天作戰會報時都有陸、海軍的連絡官在場，陳燊齡在這種情況下不但認識了不少友軍人員，也對整體作戰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在那個職務上不但認識了許多友軍的人員，也和美軍再度的發生關聯，那時美軍雖然已宣布將撤銷在台的美軍顧問團，而美國政府也在盡量的對中共釋出善意，但是美國第13航空軍仍有一個作戰管制大隊駐在台灣，那個單位和作戰司令部有著相當密切的合作關係，美軍人員均參加每天的作戰會議。

平時他與另一位副司令戚榮春少將輪流在作戰司令部內駐守，每人每次在司令部的山洞內當班一個月，不當班的時候則在辦公室裡批閱公文。

當班時與指揮管制官一同在戰情室裡隨時觀察整個防空識別區內的所有空中動態，對岸中共對我方威脅最大的幾個機場內有任何飛機起飛，我方都要仔細監控。那時剛好我國防空監控系統開始自動化，為了確實自動系統沒有任何死角，在那段期間內是自動化系統與舊時的人力監視系統一同使用，這無形中使當班人的工作量增加，但是很快的就由工作中發現自動化的機器在任何方面都要比人力系統快及準確，所以很快的台灣的



防空作戰管制就進入了電腦化的自動系統。

### 空軍少將—參謀本部聯五助理次長

參謀本部下設五個單位主管三軍的各項事宜，它們分別是：

聯一：人事；聯二：情報；聯三：作戰；聯四：後勤；聯五：計畫。

民國66年2月，陳燊齡被調離空軍作戰司令部，新的職務是在參謀本部計畫次長室擔任助理次長。

當時的〔聯五〕計畫次長是海軍的劉和謙中將，下面有三個助理次長，分別是陸軍的陳斯礪中將，也是當時三個助理次長中的執行官，海軍陸戰隊的晏齊仲少將及空軍的趙襄國少將。趙襄國少將是陳燊齡當見習官時的啟蒙中隊長，如今屆齡退伍，於是由陳燊齡補上他的遺缺。

計畫次長室的主要工作是負責三軍組織編裝，長程計畫及籌劃全軍未來十年間武器的選擇與採購，而我國當時因為軍火工業不發達，所以大部分的軍火武器都須向國外軍火商購買，這種情況下英語的能力在這個職位上就顯得相當的重要。

陳燊齡剛被調到這個職位不久，次長劉和謙就找他去談話，並向他表示過去每次有外籍軍火商前來作武器性能簡報時，都必須由他本人前去參加，他知道陳燊齡的英文程度不錯，所以他希望以後陳燊齡能多在這一方面幫他一些忙。

長官的所謂的幫忙，其實就是命令，於是由那時起陳燊齡就負起了所有對外及軍火商之間的會談與協商。

由民國39年一直到民國59年間，我國

一直是接受美國的軍援，在那種情況下我方幾乎毫無計畫可言，美國國防部決定援助我方什麼武器，我們就用什麼武器，根本沒有一點自主權。軍援停止之後，因為所有武器均須由國庫出資購買，計畫次長室的功能才逐漸顯示出來，美國的各大軍火商也開始前來向我方顯示他們的各項武器，希望能開拓他們的市場，但是即使在我方必須自己出資購買武器的時候，我們還是得看美國人的臉色，聽美國人告訴我門什麼可以買，什麼不可以買。也是為了這個緣故，空軍一直想要的F-4幽靈式戰鬥機及F-16戰鬥機就一直無法得到美方同意，只能花錢購買美方認為沒有攻擊性的F-5E戰鬥機。

那時為了走出這種困境，空軍已成立了航空工業發展中心，希望能自製飛機來擺脫對外國飛機製造商的倚賴。以我國那時的工業基礎來說，當然不可能直接製造高性能的噴射戰鬥機，所以航發中心由民國57年根據美方私人飛機製造藍圖製成第一架介壽號初級教練機之後，繼而根據T-28教練機，設計改良出渦輪螺旋槳推動的中興號教練機。在設計製造中興號的同時又與美國諾斯羅普飛機公司簽下合作生產F-5E戰鬥機的合約，希望能由合作生產的過程中獲得一些經驗，作為日後我方發展高性能戰機的底子。在陳燊齡剛到聯五任職時，航發中心又與諾斯羅普簽下了合作設計生產高級噴射教練機的合約〔虹翔計畫〕，他雖然未能直接參與這項合作計畫的協商，但是日後他卻一直非常仔細的注意著虹翔計畫的執行，因為那是我國跨向自製高性能戰鬥機的第一步。

虹翔計畫所生產的AT-3高級教練機的原型機於民國69年出廠，並在當年9月試飛成功。空軍官校於民國83年開始正式使用這型國人自製的高級教練機。

在聯五助理次長任內，陳燊齡不但接觸到了和空軍有關的武器，更接受了國外軍火商對陸軍與海軍武器所作的簡報，這不但讓他了解了更多友軍的武器運用，使他的戰略思維由單純的空軍拓寬到了三軍，對他日後在軍中的發展有著極大的幫助。

民國66年8月烏鉞上將調昇空軍總司令，他上任不久作戰署署長一職就出缺，在尋找繼任人選時，他想到正在國防部任職的陳燊齡，於是烏總司令向聯五次長劉和謙表示想調陳燊齡回空軍擔任作戰署署長一職，沒想到劉次長那時對陳燊齡的工作相當滿意，一聽到要調陳燊齡回空軍，立刻一口回絕。為了此事烏總司令還特別跑到位於台大附近的聯五辦公室去親自找劉次長協商，劉次長這才勉強答應放人，於是在助理次長這個職務上任職尚未滿一年，陳燊齡就在民國66年12月奉命調回空軍總部擔任作戰署署長。

### 空軍少將—作戰署署長

陳燊齡因為是空軍作戰部隊出身，又曾擔任過作戰署副署長及作戰司令部副司令，所以在回到空軍總部擔任作戰署署長時，實在有輕車熟路的感覺，所有的業務處理起來都能得心應手。



大漢案，訪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王族合影。

那時的副署長是23期的羅化平，曾擔任過雷虎小組的領隊，飛行技術自然是沒話講，只是他因為個性的關係，平時不太說話，相當沉默，一旦開口說話時又相當率直，絲毫不顧聽者的顏面，所以在空軍中曾得罪過許多人，陳燊齡因為知道他的個性，所以就不大計較這些小事，而與他合作得還算愉快。

民國67年12月16日，美國政府正式通知我國將在次年〔68年〕1月1日起正式承認中共政權，同時斷絕與我國之間的外交關係。這個消息對於陳燊齡來說雖然突然，但他並沒有覺得詫異，因為自民國61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共之後，美國與中國之間的互動其實超過與我國之間的來往，而美國為了討好中共，連續幾年拒絕了我國要求購買新式戰機的要求，所以陳燊齡一直覺得美國與中共建交只是遲早的問題。在整個世界的大環境下，國與國之間只有永久的利益關係，

1 當時隨同前往沙烏地阿拉伯的幾位軍官分別是：作戰署署長陳燊齡少將、國防部作戰次長室處長周善擇少將、空軍總部作戰署作戰組長范里上校、一大隊副大隊長陳權政上校、一中隊中隊長訾德禮中校、戰管聯隊副聯隊長方本成少將，後勤管理中心主任李育可上校，後勤署副署長傅虹少將、通電處參謀黃中森中校。

道義只有在共同的利益下存在，一旦利益消失，則毫無道義可言。

身為空軍作戰署署長的陳燊齡知道空軍的責任就是確保台澎金馬的安全，有沒有中美協防條約對他來說並沒有太大差別。美軍協防台灣二十多年來，我空軍34與35中隊所提供給美國的情報，並不比美國所提供我國的援助遜色，如今美國為了本身的利益與中共建交，我方只有以「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態度來單獨面對敵人。

其實陳燊齡在作戰署任職期間所策劃的最大一樁作戰計畫和台澎金馬沒有任何關係，面對的敵人也不是海峽對岸的中共。那個作戰計畫也是中華民國空軍建軍以來第一次擔任傭兵的角色，作戰的地點是距離台灣七千多哩之外的北葉門！

那是民國68年3月間的事，有一天副總司令陳鴻銓突然找他去密談，告訴他沙烏地阿拉伯已經正式向我國提出要求派出一個戰鬥機中隊前往協助該國的空防，蔣經國總統原則上已同意，所以陳副總司令奉命率領包括陳燊齡在內的9位各級負責人員<sup>2</sup>前往沙烏地阿拉伯，去詳細商討這件軍援事件。

陳鴻銓副總司令一行10人於民國68年3月底抵達沙國之後，發現空軍雖然是這次會談的主角，但終究是因為涉及到兩個國家之間的問題，我國外交部除了讓駐沙國大使薛毓麒全程參與會談之外，也讓正在歐洲訪問的外交部次長錢復中程轉到沙國參與會談。

開始會談之初，沙國才向我方表示其實

真正的援助對象並非沙烏地阿拉伯本身，而是位於沙國南邊的一個小國—北葉門！

這真像是一枚炸彈在我方代表團中引爆，每個人都被震的一時不知道說些什麼好，出國談判之初是抱著援助沙國的原則，現在援助的對象竟然改變，頓時失去了繼續商談的必要，於是陳副總司令決定他本人立刻回國當面請示層峰，而讓陳燊齡暫時留在沙國等他的消息。

在陳副總司令啟程回國之前，沙國將整個事件的原委向我方作出簡報，這才使我方代表了解了北葉門的確實地理位置及它的軍事需求，原來北葉門與南葉門是阿拉伯半島南邊的兩個小國，因為政治體制的不同及利益上的衝突，兩國之間一直有著嚴重的武裝邊界衝突，沙烏地阿拉伯為了怕這兩個小國之間的戰事影響到自己國內，同時也因為沙國與北葉門之間一直有著良好的外交關係，所以在1970年代末期代表北葉門向各國要求派兵前往協防。

在各國所派出的少數部隊中，最缺乏的就是飛行人員及飛機修護人員。當時沙國向美國購買了一批F-5型戰鬥機援助北葉門，而那型飛機正巧是我國空軍的主力戰鬥機，然而全世界使用該型飛機的國家不在少數，看在沙國所提出的優越條件及希望在阿拉伯半島建立影響力的前提下，包括美國及南韓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曾主動向沙國表示願意派出飛行員及飛機修護人員前往北葉門助戰。

但是因為美國和阿拉伯半島諸國的公敵

2 後勤單位支援航發中心的採購一直持續到民國72年1月航發中心改隸中山科學研究院為止。

—以色列—關係過於密切，所以沙國一開始就將美國排除在考慮範圍之外。南韓雖然也是使用F-5的國家，沙國卻認為南韓的主要目的是想藉機為其財團打入沙國市場而鋪路，為著這個原因沙國並沒有認真的考慮南韓的提議。

而一直和台灣保持著良好關係的沙國王室卻在這時主動的將這個機會給了台灣。

但是軍援北葉門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北葉門不但與我國沒有外交關係，而且由民國45年起就與中共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中共在北葉門首都沙那還設有大使館，要將我國第一線的作戰部隊調到這一個環境下去執行作戰任務，實在不是政府所願意做的事。

陳鴻銓副總司令回到台灣之後，直接到七海官邸向蔣經國總統當面報告此事，並分析派兵前往的利弊得失。那時剛值美國與我國斷交後不久，沙烏地阿拉伯是當時少數與我國保有外交關係中的一個大盟國，國內正在進行的十大建設裡也有許多資金是來自沙烏地阿拉伯，為了穩住沙國這個盟國，同時也為了在中東建立一些影響力，蔣經國總統批准了這個軍援北葉門的案件。

在得到總統的批准之後，陳副總司令並沒有立刻飛回沙國參加談判，而是發了一封密電將政府同意出兵的腹案通知陳燊齡，讓他暫時全權代表空軍開始與沙國商談軍援細節。然而一些問題在尚未擺上桌面與沙國討論之前，我國自己的代表團之間就產生了歧見，那是因為外交部的錢復次長認為既然是援助北葉門，就不該向沙國談及費用問題，

他一提出這個意見之後，陳燊齡立刻發言反對，他表示不但應該向沙國支取薪餉，還應該爭取與沙國駐北葉門軍官一樣的待遇，除此之外，我方人員往返台灣與北葉門之間的旅費及每半年一次的休假都須由沙國負責，因為沙國付得起這些費用，再說如果沙國要找別國軍人時，也必須支付這些款項，我方沒有理由不拿這些應得的待遇！

錢復最後接受了陳燊齡的意見，將支薪一項排上了談判項目。

經過了長達近一個月的協商之後，中沙兩國終於達成了軍援北葉門的以下幾項協議：

1. 中華民國政府同意派遣相當於一個空軍中隊的空地勤人員前往北葉門替沙烏地阿拉伯協防該國。
2. 沙國將提供一切裝備與經費。
3. 如中方派遣人員有任何傷亡情形時，沙國將負責專機後送事宜。
4. 派遣人員以一年為期，而合約本身亦須經中沙兩國每年審核並簽訂新約。

簽約之後，第一批的空地勤人員〔飛行員八人，地勤人員百餘人〕就在當年〔68年〕4月抵達北葉門，開始擔任空防任務。根據合約上的規定，我國的飛行員是擔任真正的空防作戰任務，但是經過第一批的領隊陳夢賢中校在當地實際觀察之後，發現擔任第一線的作戰任務有著相當大的風險，因為北葉門除了使用美式的F-5戰鬥機之外，也同時使用蘇聯的Mig-17與Mig-19等戰鬥機，那是與南葉門所使用的相同機種，如果北葉門的F-5與Mig-17同時升空執行任務時，F-5上的

敵我識別器將對我方飛行員一點幫助都沒有，所以如果沒有良好的溝通，實在有誤擊的可能。再說雖然我方人員都是在機密情形下前往，一旦在執行任務時因機械故障或遭敵機攻擊而必須棄機跳傘時，不管落在哪方的陣地都會惹起許多麻煩，更會替國家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於是他向國內建議將我方軍援人員重新定位，由第一線的戰鬥單位退為第二線的訓練與維護單位。

在第一批人員期滿返國之際，北葉門本身空軍的第一批飛行人員也在大漠人員的訓練下完訓，於是在簽第二年的合約時，就將飛行人員的數目由原來的八人減為兩人，所執行的任務也由第一線的戰備巡邏改為第二線的試飛及訓練。

這項代名為「大漠計畫」的軍援北葉門計畫一直持續到民國79年9月，整個計畫結束時陳燊齡已是一級上將參謀總長。

### 第十三章 空軍中將—— 作戰司令部司令

民國68年7月陳燊齡被調往空軍作戰司令部擔任作戰司令，那個職位是中將編制，所以陳燊齡在佔缺半年之後，於次年元月一日晉升空軍中將。

在陳燊齡擔任作戰司令的那段期間，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階段。十大建設的先後完工，不但便利了交通運輸，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也提升了工業建設的技術水準，帶動臺灣經濟的發展，整個國家那時一片欣欣向榮。

當然，如果沒有一個安定的環境，經濟

是無法穩定成長與繁榮的，與台灣一海之隔的中共政權三十多年以來一直是虎視眈眈的等待任何可乘的機會，前來「解放」台灣。然而海峽上空自從民國56年1月13日的一場空戰之後，十多年來始終是相當的平靜，這使許多人產生了一種幻覺，認為兩岸之間已經沒有戰爭的威脅，對方的「解放台灣」及我方的「反攻大陸」都只是慶典時的口號而已。但是陳燊齡知道中共對我方的威脅並沒有絲毫的減輕，他每天在戰情室裡看著自動化的雷達銀幕顯示著對方每一批次軍機的動向，在任何具有敵意的動作開始之時，我方擔任警戒的飛機就立刻升空，這種貓捉老鼠的遊戲有時一天會來個幾次，但是這種在台海上空的戲碼除了直接參與的人員知道之外，一般老百姓是不會知道的。

不知道並不表示不存在！有一天陳燊齡和幾位前來作戰司令部參觀的非軍職政府官員一道吃中飯時，其中就有人提到，既然多少年來台灣海峽上都沒有任何戰事發生，作戰司令的職位一定是相當的輕鬆。陳燊齡注意到那位官員在說話時也一直在揮手趕餐桌上的一隻蒼蠅，於是他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來糾正一下那位官員對戰爭的看法。

他告訴那位官員，作戰並不一定要有看得見的戰果，並不是一定要擊落幾架敵機或是在敵陣上扔幾顆炸彈才算作戰，其實這跟我們在餐桌上趕蒼蠅一樣，為了不讓蒼蠅落在菜上，所以我們不停的在揮手，蒼蠅受了我們揮手的影響，而沒法子落在菜上，但它並沒有因此而罷休，它隨時的圍著餐桌在繞，等待著任何一個可乘的機會來偷襲桌子

上的紅燒蹄膀，只要它在飯廳裡，我們就得無時不刻的注意它的行蹤，隨時揮手來阻止它的偷襲。這就是我們和蒼蠅的作戰，當我們看到蒼蠅即將落在菜上時，我們的腦子就會下一個命令給我們的手，我們揮手的動作就是在執行腦子所下達的任務，只要蒼蠅沒有落在菜上，我們的任務就達成了，而在這整個過程裡我們並沒有打死任何一隻蒼蠅。

這個簡單的例子頓時讓那些官員了解到防衛作戰的真正意義，台灣的安定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三軍將士隨時備戰之際才有的成果。

星加坡總理李光耀的公子李顯龍也曾在那段期間藉著到台灣訪問的機會，前往作戰司令部與陳燊齡會談。李顯龍是李光耀蓄意培養的接班人選，那年才36歲左右，相當的聰明也相當的謙虛，他在和陳燊齡會談期間曾對星加坡空軍的建軍與前瞻提出許多問題向陳燊齡討教，這是因為星加坡空軍與我國空軍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當時星加坡的空軍總司令還是我國空軍官校23期的劉景泉，再說當初星加坡空軍建軍時還是由我國派出的一批飛行員前去協助成軍的，所以李顯龍到台灣時特別要安排與陳燊齡會面。

陳燊齡當時就國際的情勢與星加坡本身的環境對李顯龍做出了一些日後星加坡空軍成長方向的建議，而日後李顯龍在返回星加坡之後也都按照陳燊齡的建議去發展空軍。

當初在3聯隊時的同事祖凌雲那時在作戰司令部擔任副參謀長的職位。他是空軍官校27期的同學，是空軍第一批換裝F-104的成員，飛行技術極優也非常用功，他的另一項

優點—有時卻被人認為是他的缺點—就是為人非常正直，不會轉彎抹角。陳燊齡本身非常欣賞正直的人，這跟他的家世及成長的過程有關，但是他也知道有時直來直往不但會得罪人也對事情毫無幫助。他想到當年自己任大隊長時，在一次夜間作戰任務待命出發前聯隊長執意要將經驗不足的二號機換下，但是他覺得既然那個中尉已經完成戰備就表示訓練合格，可以擔任作戰任務，如果當場換人不但表示上級派遣不當，而對那名中尉來說也是一項侮辱。所以他當時決定不更換任務人選，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堅持己見而與聯隊長直接槓上，不但解決不了事情，對日後兩人的互動也會產生負面的影響，所以他換了一個方法向聯隊長婉轉的表示在那個情況下實在不宜換人，聯隊長在聽了他的解釋之後也沒再堅持，而當夜的作戰任務也圓滿達成，造成雙贏局面。而祖凌雲與他在考核組共事時卻曾因為小事而直接頂撞過他，當時他雖然心中感到不快，但是他知道祖凌雲說的都是實話，只是措辭及態度上有些不得體，所以他也就沒太計較。

祖凌雲在作戰司令部雖然佔的是少將缺，但是在民國68年的少將升遷名單上他並沒有列名，以他的年齡算來他將在民國69年8月底屆齡退役，所以以當時的情況看來他將是上校到底，與將官無緣了。但是陳燊齡卻覺得以祖凌雲的學識及經驗來說，如果就這樣讓他退役將是國家的一大損失，但是以當時軍中的法規來說，祖凌雲將在8月底屆齡退役，沒有絲毫通融的可能。為了替國家保留人才，他必須另想法子留住祖凌雲。

他先主動去問祖凌雲他的軍籍資料上的生日是陰曆或是陽曆，因為如果登記的是陰曆生日的話，轉換成陽曆之後就可以延役到年底，這樣他就可以在當年晉升將軍的審核程序中對祖凌雲作出特保，讓他升任戰管聯隊少將聯隊長，這是對祖凌雲個人、空軍及國家都有益的事。

和祖凌雲談過之後，果然發現他軍籍資料上的生日還是陰曆的，所以陳燊齡就立刻商請祖凌雲將生日更改。那時已是民國69年4月，等國防部同意生日更改及延役至年底的公文下來時已是當年7月，距原先屆齡退役的時限只有一個月，陳燊齡也立刻開始呈送特保祖凌雲晉昇少將的公文。

民國69年8月陳燊齡奉命調往總部擔任政戰部主任，作戰司令的遺缺由同學張汝誠接任，赴總部擔任新職之前，和張汝誠交接時陳燊齡還特別將特保祖凌雲之事一並交代，而祖凌雲也確如計畫中的在當年年底晉升少將。

### 空軍中將—空總政戰部主任

因為陳燊齡曾在總部政四處擔任過處



時任空總政戰部主任，陪同烏總司令訪問瓜地馬拉，於CLABACOSE島留影。



時任空總政戰部主任，陪同烏總司令訪問瓜地馬拉，於CLABACOSE島留影。

長，所以當他調回總部擔任政戰部主任時，與許多部裡的同仁都相當熟識，這對他在新工作上有着相當的幫助。

1980年代初期的台灣雖然在外交戰場上失去許多盟國，整個台灣島內的經濟卻在政府的明確政策下以驚人的速度在發展著，因此雖然許多舊日的盟國礙於整個世界的潮流而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是卻保持著與我方實質上更友好的關係。就在我國經濟發展實力名列亞洲四小龍之一時，中南美洲許多與我國保有外交關係同時也堅決反共的一些國家，紛紛前來向我國探討成功的秘訣，並且不遠千里的將一些軍中精英送來我國三軍參大的「遠朋班」受訓，希望藉助我方的經驗來提高他們本國在世界上的競爭力。

政府那時為了維持與那些國家之間的關係，經常派出高級官員前往訪問，而中南美洲各國又因為多是軍人執政，所以派往那些國家訪問的官員也多半是軍中的高級將官。

民國69年底左右當時的空軍總司令烏鉞

上將就奉命前往中美洲的厄瓜多爾、瓜地馬拉及巴拿馬等三國訪問，隨同前往的有陳燊齡、空總副參謀長馮光世少將及一位中校參謀。在出發之前國防部的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上將突然有不同意陳燊齡一同出國的意見，他向烏總司令表示陳燊齡是空軍政戰的負責人，出國期間空軍政戰方面將出現無人負責的局面，為此烏總司令還特別到國防部與王昇將軍當面溝通，烏總司令表示空軍整個指揮系統不可能出現主官不在就發生工作不力的情況，果真如此總司令本人就無出國的必要，再說陳燊齡是空軍中要培植的重點人選，更應該多讓他到國外去與外國的領導人物相識，這對空軍及陳燊齡本人都是有益的事，沒有理由拒絕。王昇原先不同意的理由就不太充分，在烏總司令的解說之下很快的就不再堅持己見。

其實王昇將軍對空軍真是相當重視，他每年總會到空軍每一個基地去視察一番，為飛行軍官與眷屬們開個晚會，並藉機與基地裡裡每一個飛行員聊一聊，聽聽他們心中的想法與問題。

那次的中美洲之行陳燊齡印象最深的並不是哪國的元首或是哪些軍事設施，而是在瓜地馬拉參觀時所見到的馬雅文化。

在瓜國的政府安排下，烏總司令一行到瓜地馬拉的佩登省(Peten)參觀了馬雅文化的遺跡。經由導遊的解說大家了解到馬雅族(Maya)是公元前3113年到公元後750年間在中美洲的古印地安人，他們的部落是位於高溫潮濕的叢林之中，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是相當的不適合人類居住，然而馬雅人卻在那

裡發展出高超的文明，尤其是他們曆法，在幾千年前馬雅人就算出每年有365.2420天，這與當今的天文學家以精準儀器所算出的365.2422天只差0.0002天，換算成秒的話每年的誤差只有17秒！這是何等的精確！如此精確的數字，馬雅人是用什麼東西測算出來的？在比中國黃帝大戰蚩尤還要早的年代，馬雅人要有什麼樣的科技水準才算得出如此複雜的曆法？

陳燊齡當天站在馬雅神殿遺跡的台階上，遠望四周叢林中突出的各個馬雅神殿，不禁想起如果在幾千年之前馬雅人就有了如此高深的科技基礎，為什麼如今我們是以參觀古蹟的心情去看他們所留下來的殘垣斷瓦呢？是不是馬雅人也像當今人類一樣有著互相征服的野心而導致整個文明的毀滅？想到這裡他不禁更為當今人類的自大與無知而有些傷感。

那次由中美洲訪問歸來之後，陳燊齡確實覺得人在這個宇宙裡不僅渺小，所知道的更是有限，有這種認知之後更讓他虛心的去學任何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務。

民國70年8月8日陳燊齡在政戰部任職將滿一年之際，5聯隊的考核官黃植誠少校在考核60期的許秋麟中尉時，叛逃大陸，他在福州機場落地之前因後座許秋麟中尉執意不肯前往，他還先將飛機飛往東引附近讓許秋麟跳傘之後，再飛往福州落地。

黃植誠是空軍子弟，自小在空軍眷村中長大，高中畢業之後進入空軍官校飛行專修班5期受訓，畢業之後一直在桃園的5大隊任職，以他的年紀及出身看來，會駕機叛逃多



半不是因為思想問題，顯然是生活方面出了問題。

經過政戰人員調查之後發現，黃植誠私生活不甚檢點，喜歡賭博及貪好女色，這次是因為欠下地下錢莊大筆賭債之後，無力償還，而黑道份子在替地下錢莊討債時也放話說如果在限期內不償還債務時，會將他腳筋剝斷讓他無法繼續從事飛行。他在無力償還龐大債務的情形下，鋌而走險駕機叛逃！

由這些跡象看來，其實這次叛逃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隊上主官及政戰人員竟未能查得先兆，加以輔導，而造成空軍及國家的損失，這是不可原諒的過失。而陳燊齡身為空軍政戰部主任，更要負起全責，於是他在事件調查完畢後，在向烏總司令報告時承認過錯並自請處分。

然而烏總司令在向參謀本部報告此事時，並未怪罪陳燊齡而是自己擔下所有責任，這種胸襟讓陳燊齡折服，雖然在這件事上陳燊齡還是被記了一過，但是他更認識了一位肯擔當責任的長官。

### 空軍中將—空軍副總司令

民國71年2月烏鈺將軍在卸下空軍總司令



時任副總司令訪英、瑞，於瑞士試飛教練機



時任副總司令訪英，於英國航空展，與英美參加人員合影。



時任副總司令訪英，於白金漢宮與guard合影。的擔子之後，升任參謀本部副參謀總長兼執行官，郭汝霖將軍接任空軍總司令，而陳燊齡也由政戰部主任升任副總司令一職。

空軍總司令下有兩位副總司令，一位專管作戰，另一位則負責後勤事宜，郭汝霖因為和陳燊齡在三大隊時就在一起共事，知道陳燊齡對作戰部隊的一切了解的相當透徹，在作戰署署長及作戰司令任內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因此讓他出任掌管作戰方面的副總司令該是再恰當不過的，然而郭總司令卻是由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讓陳燊齡來主管作戰，固然是沒有問題，但是他覺得既然要培養陳燊齡將來獨當重任，那麼就應該讓

他對後勤方面多做一些了解，這樣可以補足他對空軍後勤方面所欠缺的認知。

於是在這重考慮之下，陳燊齡就被任命為負責後勤方面的副總司令，另一位副總司令戚榮春中將則主管作戰。

在作戰部隊待了三十多年之後，突然轉到主管後勤補給的單位任職，對於陳燊齡來說真是相當大的挑戰，他必須屏棄以前在部隊裡的經驗，重新開始在一個嶄新的領域裡去學習裡面整個系統的運作，這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尤其是整個後勤系統是建立在一套相當複雜的法規上，要想熟悉後勤的運作，就要先將那套枯燥的法規弄清楚。

那時因為軍援早已停止，所有軍品都須自費購買，尤其是航發中心所自製的AT-3型教練機已經試飛成功，量產計畫已在前一年〔民國70年〕7月獲國防部批准，因此空軍後勤單位正在進行大量的器材與零件採購來配合AT-3的量產計畫〔註1〕。民國70年代初期正是國庫富裕，外匯存底相當高的時代，而發展航空工業的長程計畫裡，起步正是花費最高的一個階段，不少國外廠商爭先的想在這個計畫中搶得一塊大餅，所以那時陳燊齡的辦公桌上每天都有許多外籍廠商呈送上來的提案，由於那些都是相當專業的高科技產品，他必須仰賴軍中的專業人士來評斷每個提案的利弊，然後他根據那些建議再做最後定奪，在那段期間他真是花費了許多精力去審查那些軍品採購的案件，許多日子真是徹夜不歸的在辦公室裡批閱相關的公文，為的就是希望能以最經濟的方法來買到最需要的武器裝備。

也是在那段期間，他常想到中華民國空軍由建軍以來，除了最初的幾年是向歐洲及蘇俄購買飛機之外，後來一直是仰賴美國的支援，尤其是由民國40年到60年之間的那段期間，整個空軍的所有作戰及後勤幾乎全是靠美國的軍援，美國給什麼飛機就飛什麼飛機，給什麼武器就用什麼武器，這樣雖然省心省事，但是卻也害了我們，因為無論是作戰或後勤均無法獨立自主，近十幾年自美國軍援停止以來，我們才開始檢討國防的政策，然後再根據政策來決定武器的需要，再進行購買程序。然而以中華民國在國際的處境來說，有錢還真是不大容易買到自己真正所需要的武器裝備，現在航發開始自製噴射教練機，雖然在購買零件時還要看美國臉色，但總是開始了軍用飛機自製的第一步，他相信如果國家按照當時的發展步驟走下去，他會看到中華民國的空軍能真正的使用到我們完全自製的戰鬥機。

陳燊齡在主管後勤補給的期間也發現幾乎所有後勤單位在做簡報時都以數據為主，然而那些數據是根據什麼方法得來的，就很少人過問。他在一次會議中聽到後勤單位宣稱如果有雷達陣地需要修護支援，修護單位可以在六小時內派員抵達陣地支援，戰時依然。當時他就問那個單位的主管這六小時的數據是如何而來？如果樂山雷達站有問題他絕不信後勤單位能在六小時內派員趕到支援，尤其是在戰時，三軍所有直昇機一定都在支援作戰，根本不可能派出多餘的直昇機來運送維修人員前往，那位主管當場被問得啞口無言。

還有一次在審查後勤單位對支援飛行部隊燃油的計畫時，他發現後勤方面都是以每架次兩小時來計算，這對由戰鬥飛行部隊出身的陳燊齡來說，更是與事實相差的離譜，以當時空軍的兩種戰鬥機，F-5E及F-104G來說，每一次的飛行任務都是在一小時左右，只有在攔截任務時因為要開後燃器爬高，才可能在一架次燒掉一個半鐘頭的燃油，所以那兩個小時的數據也是不太合理。

經過幾次這樣的情形之後，各個後勤單位開始察覺到陳燊齡是一位管事的主官，對每次呈上去的報表他真是仔細的查看，所以以後各個單位在對長官做簡報時，對所有的數據都更加小心的查證後再加引用。

陳燊齡在副總司令的職位上做了一年十個月，那段期間裡他對整個後勤系統作出了不少改進，而改進的結果也確實加強了整個系統運作的功效，這是他深以為慰的。

### 空軍中將一副參謀總長

民國72年11月初，陳燊齡接到一通由總統府二局局長來的電話，局長在電話中恭喜他即將佔上將缺，並調昇參謀本部副參謀總長一職。陳燊齡在掛掉電話後，真有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的感覺，因為他對這項即將發布的人令一點概念都沒有，於是他立刻前去見郭總司令，想知道是否是郭總司令的意思，沒想到郭總司令也是一頭霧水，完全不知道這件事，因為郭總司令一直想在他任期期滿之後讓陳燊齡來接總司令的位置，如果將陳燊齡就此調走，是否意味著參謀本部另有打算？於是郭總司令立刻打電話到參謀本部去詢問真相，這才搞清楚是烏鉞將軍〔時任副

參謀總長兼執行官〕在他退休前夕，大力在當時的參謀總長郝柏村上將前推薦陳燊齡，郝柏村上將採納了烏鉞將軍的建議，並取得當時蔣經國總統的同意後，將陳燊齡調到參謀本部擔任副參謀總長。

在陳燊齡到參謀本部去履行新職的前兩天〔11月14日〕，一架中共空軍的米格17型戰鬥機由舟山群島起飛後投奔自由，並在我方F-5E的引導下降落在尚未完工的桃園國際機場。這件事在社會上所引起的轟動是又一架中共飛機棄暗投明，但是當陳燊齡看到初步的報告時，他所注意到的卻是那位中共飛行員王學成的技術與判斷，王學成在我方F-5E的引導下飛抵桃園上空之後，最先看到的並不是桃園軍用機場而是正在施工中的桃園國際機場，當時因為飛機油量即將用罄，所以他當即決定就在該處落地，而桃園國際機場的跑道正在施工當中，跑道上尚有施工中的重裝備，根本不適合任何飛機的起降，但是王學成卻能順利的將飛機落在正在施工中的跑道上，落地之後他因為怕撞上跑道上的重裝備而使用大量煞車，雖然因此將輪胎煞爆，但是他卻真讓飛機在1200呎的距離內停妥，而沒撞上任何物體，這證明了中共飛行員們的訓練已經有一定的水準，不再是八二三炮戰時那批中共飛行員的程度，當然陳燊齡也不是只以王學成一個人的事件來判斷中共空軍飛行員的能力，因為他也記得在他任作戰署長時，空軍為了要試飛范園焱投奔自由時的那架米格十九，特別請范園焱到台南基地去為試飛員甯德輝中校講解飛機性能及飛行程序，那時已是范園焱來台一年多

之後的事，在那一年多裡他不但沒有機會再上飛機，也沒有機會再研讀飛行方面的技術手冊，但是在台南基地他卻是像背書似的將米格十九的飛行程序原原本本的講解給甯德輝，那件事看在陳燊齡眼裡使他當時就覺得中共對飛行員的訓練是相當的札實，現在再加上王學成的事件更讓他覺得不可輕視對方空軍的實力，我方必須對中共空軍的訓練要重新評估，更要加強我方對飛行員們戰技的培訓，在他日趨重要的職位上陳燊齡知道那將是他的責任！

當時的參謀總長郝柏村上將下除了陳燊齡之外還有另外兩位副參謀總長，一位是海軍上將鄒堅，另一位是陸軍中將陳堅高，鄒堅上將因為曾任海軍總司令長達六年之久，對參謀本部的作業非常清楚，因此他也就順理成章的在三位副總長中擔任執行官的職位。

在參謀本部時每週都有一個軍事會談，總長、三位副總長及三軍總司令都要出席來商討軍中的各項事宜。在那段期間藉著這個



陳燊齡於作戰署長任內與試飛中共米格十九的試飛官甯德輝上校及范園焱義士合影。

會談陳燊齡學到了許多其他軍種的運作，也了解到各個軍種之間有各自不同的文化，比方說在空軍中長官與部屬之間很少有疾聲厲色的指責，尤其是官階越高就更少有這種情形，但是在陸軍中這種情形就相當普遍，不管部屬的官階是什麼，長官看到有什麼不對就直接指責，絲毫不給情面，這種溝通方式看在陳燊齡的眼裡實在有些不妥。但是他也知道這是由空軍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在陸軍的傳統文化下這種行為是被允許的，要改變一種傳統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也不是一兩年就可以辦的到的事。

每個軍種都有它的特色，陳燊齡在軍中三十多年間雖然在三軍聯大及聯五助次期間和其他軍種有過共事的經驗，但是在擔任副參謀總長期間才是真正的對另外兩個軍種有了深入的了解。

民國74年夏季，陸軍在澎湖附近舉行年度演習，郝總長因為還有其他公務在身不克親自參加，因此他讓陳燊齡代表他前往澎湖主持該次演習。

陸軍自八二三炮戰以來就沒有直接與中共作過戰，因此演習就成了部隊唯一演練戰技與印證戰術的機會，但是時間久了之後也有時流諸於形式。為了確實了解該次演習的所有課目，陳燊齡在前去澎湖之前先將前幾年該項演習的紀錄與檢討找出來，仔細研讀一番，俗語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行道。」陳燊齡雖然對陸軍並不內行，但是他覺得他總不能到那裡只去看個熱鬧。

在那次演習完後的講評時，陸軍本來並沒有想到空軍出身的陳燊齡會有多少真正的

評語，但是陳燊齡在講評時卻將當次演習的結果與前幾次的結果相比，對於進步的方面給予勉勵，退步的方面予以檢討，希望找出出錯原因，然後他更根據他自己的心得對演習部隊作出建議。當然他在指出退步的部分的時候，是以空軍的口吻來說的。

事後，郝柏村總長曾告訴陳燊齡那次參與演習的陸軍高階軍官對他的講評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認為是近年來難得的中肯講評。

## 第十四章 空軍上將—— 空軍總司令



民國75年9月11日，同乘試飛自強號飛機，時任總司令。



民國77年11月20日與來華訪問的美參議員高華德合影。



時任總司令宴請反共義士。



總司令任內與蔣夫人合影。



民國77年9月總司令任內重遊Phoenix，美方邀請訪問Lu-LUKE ET母校，代表空軍18期致贈Luke基地紀念牌一幅，照片為18期驅逐科高級畢業及P-40結業之兩幅，由Luke基地指揮官B/G SHERLOCK接受，並永久置於該基地史館內。



總司令任內訪南非，檢閱南非軍隊。

民國75年6月中旬的一天，陳燊齡正在參謀本部辦公時，突然接到總統辦公室來的電話，請他立刻到總統辦公室晉見總統。

在總統的辦公室裡，經國先生簡單的詢問了一些問題之後，突然對他說：「你在參謀本部的表現很好，因為你是空軍出身的，對那裡的情況比較了解，所以現在我要把空軍交給你負責。」

對於這項突如其來的任命，陳燊齡雖然有些吃驚，但是卻沒有惶恐，因為他知道這些年來他所歷經的職位，都是長官有意的讓他到空軍中各個不同的單位去歷練各種不同的環境，去真正了解每個不同單位的運作，而他也確實不負眾望的在每個職務上都表現的相當稱職。如今國家真的將空軍交給他負責時，他相信以他的經驗及抱負他絕對不會有辱使命。

總司令的交接儀式是於民國75年7月2日在空軍總司令部舉行，那天他由郭汝霖將軍手中接過空軍的印璽時，心中真是百感交集，他想到了民國34年4月15日他在美國路克基地由毛邦初將軍手中拿到準尉任官令的那一天，那時他心中的遺憾是父母不能在場分享他的榮譽，如今四十多年之後他榮昇空軍總司令時，心中仍然是同樣的遺憾，真是：「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

當陳燊齡接手空軍之後，面對空軍的兩大隱憂就是軍機的汰換及飛行人員的短缺。國際的情勢導致我國無法順利的取得自己所需要的戰鬥機種，這種形勢比人強的狀況讓陳燊齡根本無法在這方面有任何作為，他只能盡量的配合航發中心希望自製的IDF戰鬥機

能早日服役，以取代F-104及F-5兩種已經使用超過二十年以上的老舊戰機。

至於飛行人員的短缺，這是空軍自建軍以來就一直有的問題，原因是招收飛行生時的體格要求相當嚴格，在官校飛行訓練時的淘汰率又高，使得每年訓練出來的飛行員數量始終達不到軍中的需求，再加上那幾年國內航空公司的蓬勃發展之下，以高薪吸取了許多軍中成熟飛行人員，這些情形更導致軍中飛行人員短缺的情況日趨嚴重。

為了解決飛行人員的短缺，陳燊齡在接任總司令之後的幾個月內，與空軍官校校長及人事署署長等人開了幾次會來討論這件事，他的理想是「勿」缺勿濫，在不放鬆招生體格的門檻及飛行考核的標準下，如何去找到那一群既符合空勤體格又有飛行天份的人才，是他們的責任！

這件事幾經多方面的考量及磋商，最後的決定是先將空軍招生的範圍擴大，由更多的人選當中來求取符合飛行體格的人員。原本空軍招生的範圍是由中正幹部預備學校招收初中畢業生，或是由空軍官校招收高中畢業生，這種方式的好處是在幾年軍校的生涯中可以先將軍人的特性及武德培養出來，但是缺點卻是往往在這漫長的養成教育中，原本符合空勤體格的人選到了該上飛行線時，視力已不再符合空勤標準。解決這個問題的對策是開始招收符合空勤體格的大專畢業生，直接給予飛行訓練，這樣可以在三年之內就培養出一位飛行員，這樣也可以降低國家對於飛行軍官的訓練成本。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對空軍官校二年級

的學生，先行實施八到十小時的飛行鑑定，先行篩選出有飛行能力的學生，對於那些無法適應飛行的官校學生也可以及早實施專才教育，這樣不但可以減少學習飛行時的淘汰率，同時也增強了官校非飛行兵科畢業生的專業能力，造成雙贏局面。

這套招生及訓練的改革在得到國防部的同意之後，陸續在往後幾年中開始實施，雖然陳燊齡並沒有在他任內看到結果，但是對日後空軍的影響卻是相當可觀的。

民國76年10月初，空軍總部臨時接到參謀本部通知，當年的總統親校及專為宣慰僑胞的僑泰演習將在10月11日於湖口靶場一併舉行，空軍將負責「空中分列式」、「陸空聯合作戰」及「戰技操演」等項目。接到命令的當時距演習日期只有一星期左右，時間相當緊迫，但是陳燊齡卻覺得這將是對空軍的一次考驗，他必須在指定時間將空軍的戰力呈現在總統及僑胞面前，雖然準備時間不足但是練兵千日用在一時，他有信心空軍將會不負他的期望而達成任務完成使命。

10月11日那天空軍以八架T-33、二十架F-5E、八架F-104G及六架C-119的兵力參加演習，每個課目的表現都相當精采，尤其是對地炸射的命中率竟高達90%，而演習結束前雷虎小組以四架F-5E在靶場上空的精采表演更贏得了僑胞熱烈的掌聲，那天總統在離去之前還特別當面告訴陳燊齡他對當天空軍的表現相當滿意。

那是經國先生最後一次親校空軍。

三個月之後，在民國77年1月13日下午正當全國軍事首長在陽明山中山樓開軍事會議

之際，郝總長在接到一通電話之後突然匆匆離去，他在一個多小時之後回到中山樓，立刻召集所有與會人員，宣布總統經國先生已在當天下午四點多鐘去世！

那個消息真有如晴天霹靂，經國先生的身體不好大家都有所聞，但是卻決沒想到他會那麼突然的撒手而去，他真是為國鞠躬盡瘁。

陳燊齡想到多年之前在清泉崗任職三大隊大隊長時與經國先生相識的情景，那時身為國防部長的經國先生對於國寶級的F-104星式戰鬥機部隊相當重視，經常的前往探視。後來經國先生升任行政院長之後，也經常藉著搭機前往中部地區在清泉崗落地的時候，順便到3聯隊看看，陳燊齡記得他始終是那麼的客氣，一再的表示不希望他的造訪造成大家的任何不便。而經國先生也確實的會在每次視察時了解隊上的一些困難，總會盡快的替隊上解決問題。

經國先生即使在擔任總統日理萬機之際，也會注意到一些細節，就在陳燊齡被任命為空軍總司令後的第二個星期，他突然接到總統辦公室的電話通知他總統有要事相見，等到他趕到總統府後，經國先生還是相當客氣的告訴他：「陳總司令，我突然想起



總統檢閱國軍戰力展示。

來我們還沒有在一起照過相……」那天在總統府和經國先生的合影陳燊齡一直珍藏著，不只是為了與總統合影的榮譽，也為了一位長官的關懷與細心。

副總統李登輝在經國先生過世後當天下午，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參謀總長郝柏村在第一時間內宣示效忠。其實在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軍隊屬於國家，總統經民選產生，屆期更換，軍隊並沒有必要特別宣示對於總統的效忠，但是在台灣那時的社會來說，那對於一個與軍隊沒有任何淵源的繼任總統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

在陳燊齡還沒有擔任總司令之前，空軍防砲單位曾發生充員兵竊取槍枝槍殺同僚後逃亡的重大刑事案件。經調查後發現雖然那只是個個案，但是整個防砲單位的體制及設施卻是個相當大的問題，因為防砲司令部在每一個空軍基地四周都設有防砲陣地，每一個陣地都有一座40防空砲及四挺五零機槍由一個班的兵力駐防，那一個班因為駐地不在基地之內，所以伙食都是自理，這樣每一個陣地都要有自己的炊事人員，這在兵力的運用上就是一種浪費，再說原本每一個陣地都是由那些由大陸撤到台灣的老班長負責，後來那些老班長相繼退休，接手人員都是一些相當年輕的班長，沒有作戰及帶兵經驗，有時根本管不住班裡的充員兵，因此軍紀問題層出不窮。

陳燊齡接任總司令之後，也接手了這些許久都無法解決的棘手問題，但他並沒有逃避那些問題，而是嚴正的去面對它，開始仔細的檢討整個問題的癥結及尋求解決的方

法。在和總部作戰署署長、防砲司令及政戰部主任唐飛中將開過幾次會之後，他決定將所有基地附近的防砲人員及武器調回基地內統一管理，戰時再將砲位拖回陣地，這樣不但可以集中訓練，也可以減少原來每個陣地相同資源的分配，但最重要的是將那些兵力調回基地內後，軍紀事件頓時減少許多。

沒想到將防砲單位的兵力調回機場之後，竟也解決了機場警衛部隊的一個大問題，那是因為警衛部隊的兵力一直都嫌不足，所以每個士兵都必須站崗兩小時，休息四小時這樣週而復始的執勤，而由寢室到執勤的哨崗有時竟需半個小時的路程，這樣一來站崗的士兵就經常有精神不足的情形，夜間站哨的情況就更糟。防砲單位的士兵調回機場之後，因為兵力集中，所以突然間就顯得兵力過剩，那些過剩的人力正好可以補充警備部隊兵力的不足，這是當初將防砲部隊調回基地時不在預期中的好處，也算是一舉兩得了。

雖然在兵力上來說防砲的人力填補了警衛的不足，但是真正在實施上來說卻有它的困難，因為那些充員兵雖然都隸屬空軍，但是卻分屬於兩個單位，所以在人員的調度上就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簡單。陳燊齡在了解到這些技術上的問題後，他將幾個相關的單位找來一同研討解決的辦法，就在這個商討過程中陳燊齡決定將防砲及警衛這兩個單位合併，如此更可以精簡兩個單位間的指揮及參謀人員。當然這個決定在空軍中並不太受歡迎，那是因為將兩個單位合併成一個之後，立即可見的效果之一就是減少了升遷管道，



這對於一些軍官來說是影響相當大的一件事。

陳燊齡了解那些軍官的反應，但是他更知道這件事對於國家來說是利多於弊，身為空軍總司令他必須做對於國家及空軍有利的事，於是他起草簽呈將整個計畫呈往國防部做最後定奪，計畫中他詳細的將這個合併案的利弊解釋清楚，並建議將兩個單位合併以精簡軍中人事。

那個合併案最後得到國防部的同意，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於焉成立。

代號為「鷹揚」的二代戰機發展專案於民國72年初航發中心改隸中科院後成立，雖然空軍已不再督導二代戰機的發展，但是陳燊齡對於那項計畫卻還是相當重視，隨時注意那架自製戰機的進展程度。

那時航發中心所發展的AT-3型教練機已經進入量產，國防部的初步計畫是先製造六十架以取代空軍官校使用已經三十餘年的T-33教練機。為了要體驗一下自製飛機的性能，陳燊齡於民國77年秋天在航發中心試飛員李心澄上校的陪同下，親自在清泉崗空軍基地試飛一架剛出廠的AT-3型噴射教練機，那天他在台中外海的空域中飛行了半個多鐘頭，發現那架飛機的性能比T-33要好許多，尤其是因為有兩具發動機的關係，不但安全性提高許多，而且剩餘馬力大，作起空中特技課目來更是得心應手。

那天在空中駕著AT-3打特技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了當年他在嘉義帶著幾個年輕的隊員們組成「紅火球特技小組」的往事，那個特技小組雖然因為當時的總司令王叔銘將軍

的反對而夭折，但是當年在南台灣上空編隊翻騰的往事卻一直未曾忘懷，王總司令在將特技小組解散時曾引得當時幾個隊員心中的不滿，但是在幾十年後當他自己任總司令時他卻可以了解當時「老虎」總司令的心情。

特技飛行，是一個熟能生巧的技術，為了要避免演出時的閃失，每一個課目都必須經常演練以培養各機之間的默契，所以各個空軍中的特技小組都是專業的表演團隊，美國空軍雷鳥小組的成員在調入小組之後的兩年間就被解除一切戰鬥任務，而專事表演，而在表演之餘每週都要固定訓練三次以保持水準。我國空軍的飛行人員原本就嫌不足，根本沒有多餘的人員可以另編一個專業表演小組，「雷虎」小組的成員多半是在演出前一兩天集訓幾次之後，就登場表演，而集訓及表演期間這些小組成員的戰鬥任務就須同隊其他人員代勞了，這種安排往往會導致那些同隊非小組成員的不滿，因為他們不但要擔當更多的作戰勤務，而且沒有那些小組成員在表演之後的榮譽與獎金，這些不滿的情緒多年來一直是空軍中無法化解的心結。

那天由清泉崗試飛AT-3歸來之後，陳燊齡對於特技小組的訓練與表演問題，心中已有了解決的腹案。

因為AT-3已經開始陸續交給空軍官校作為教學之用，而空軍官校的教官並不需要擔任任何作戰警戒等的勤務，所以他決定將「雷虎」小組由一聯隊轉到空軍官校，請空軍官校的教官們來擔任未來表演的任務，而教官們在學校演練的同時也可以激勵官校學生們學習的興趣。

這是空軍本身的單位調動，並不需要經過國防部的許可。於是他在民國77年秋天在空軍官校宴請雷虎當時所有的隊員及官校一批即將擔任新雷虎成員的教官們，在席上他談起了當年雷虎在周石麟教官籌劃下成軍的經過，同時也談起了王叔銘總司令下令將四大隊特技小組解散的情形，最後他向全體新舊隊員說明他將雷虎由一聯隊轉到官校的原因，這樣就在一頓飯的光景間「雷虎」的薪火順利的由戰鬥部隊傳到了教育單位。

民國78年2月11日星期六上午九點多，陳燊齡突然接到七大隊大隊長蕭良君上校的電話，因為他曾擔任過陳燊齡的參謀，所以在緊急情況下他就顧不得走正常管道向上報告而直接向陳燊齡通報了，在電話中蕭良君向他報告44中隊的輔導長林賢順中校在幾分鐘之前擅自駕機起飛，目前去向不明！

陳燊齡一聽到是林賢順擅自駕機起飛，他立刻知道那是一件叛逃事件，因為才是幾個星期之前政戰部主任唐飛才向他報告林賢順因為家庭問題出狀況，精神不太穩定，政四處已報請將他調往大隊作戰科，暫時離開飛行線，等日後問題解決之後再調回飛行部隊。該項任令已經下達7大隊，沒想到林賢順仍然趁著陰曆過年之際及尚未前往新職之前，強行駕機起飛。

掛了蕭良君的電話之後，陳燊齡立刻以熱線通知作戰司令部，下令盡快以雷達搜索及派機攔截。作戰司令部雖然及時的在雷達上發現林賢順的蹤跡，並立刻借調四架正在海峽上空巡邏的四架F-5E就近攔截，但終因距離關係無法以飛機上的飛彈鎖住目標，而

讓他叛逃而去。

這真是讓陳燊齡痛心扼腕的一件事，因為既然藉著政戰的管道已經發覺林賢順的問題，並已做出防範的準備，為什麼還是讓這件事發生了呢？

後來經過詳細調查發現，調差的任令雖然已經下達7大隊，但是因為年關在即，所以就沒有立即將他調離44中隊，這是第一個錯誤。初一到初五過年期間所有主官都留隊駐守，這是空軍的傳統，但是初六那天聯隊長及中隊長開始休假，44中隊中隊長及副中隊長竟然一同休假，而讓已經停飛調差的輔導長林賢順來代理隊務，這是第二個錯誤。2月11日當天，林賢順知道早上十點鐘有一批訓練飛行，他在八點多先行到機堡查看飛機情況後，於九點十六分著飛行衣抵達機堡，登機起飛，機工長因為見到是輔導長親自飛行，因此並沒有檢查放行條，這是第三個錯誤。這些錯誤加在一起就鑄成大錯！

由整個事件的調查報告看來，決策單位早已發現林賢順心情不穩定，因此下令將他調差，而執行單位卻未嚴格執行各項防禦措施，以導致林賢順找到漏洞叛逃而去。陳燊齡覺得不管錯出在哪裡，他身為總司令他必須為整個事件負責，於是他在向參謀總長郝柏村報告這件事時，自請處分並萌退意，以示負責。沒想到平時治軍非常嚴謹的郝總長這次並沒有發太大脾氣，只表示責任是要負<sup>1</sup>，但不必言退，而且明白告訴他將接任下任總長。

對於這個突來的消息，陳燊齡真是有些震驚，但是靜下來想過之後卻也覺得是有

跡可尋，因為一來那時郝總長已在任超過七年，而層峰也在那時醞釀將郝柏村調往國防部，再說依照軍中慣例參謀總長是由海陸空三軍總司令輪調，郝總長卸任之後勢必由空軍總司令接任！

另外，七三七聯隊長甯建中少將，副聯隊長兼政戰部主任訾德禮上校，七大隊大隊長蕭良君上校，四十四中隊中隊長官元和中校及林賢順本人，均為監察院彈劾，陳燊齡及唐飛兩人的彈劾案因未過半數，故未能成立。

## 第十五章 空軍一級上將——參謀總長



參謀總長任內訪巴拉圭與巴拉圭總統合影。



參謀總長任內訪巴拉圭與巴拉圭總統合影。

民國78年11月25日總統府發布軍事首長人事令：蔣仲苓為總統府參軍長，陳燊齡為

參謀總長，林文禮為空軍總司令，羅本立為聯勤總司令，周仲南為警備總司令。所有新任人選將於同年12月5日就任新職。

宣布這項人事令的同時，郝柏村將軍也同時被任命為國防部部長。

陳燊齡是以非常平靜的心情來面對於這項新的職務，對於他來說這只是他軍旅生涯中另一個新的職位，一個新的挑戰。四十餘年前進入空軍官校時，官校大門上的兩行大字，「升官發財另走別路，貪生怕死勿入此門。」他並沒有淡忘，而他也確信自己在過去作戰期間的確做到了「不怕死」，至於被任名為國軍最高階層的指揮官，他只認為那是國家對他的一個新的期望，而並沒有認為那是一條升官發財的路子。

在陳燊齡擔任參謀總長期間，政府宣布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並宣布不以武力解決國家統一的問題，國軍戰略構想亦因時事之改變，從「攻守一體」轉成為「守勢防衛」。根據陳燊齡的記憶，而為了配合「守勢防衛」的政策，在他任內處理了以下10項軍備整建的項目：

1. 經國號戰機。
2. 空中預警機。
3. 天弓防空飛彈。
4. C-130H空運機。
5. 天劍一型空對空飛彈。
6. 光華3號〔PG〕飛彈巡防艦。
7. 光華2號艦。
8. 雄風反艦飛彈。
9. 飛鷹計畫〔陸軍攻擊性直昇機〕。
10. 勇虎戰車〔M48H〕。

這些軍備不但花費了國家許多經費，經國號戰機更在籌建的過程當中喪失了一位傑出的空軍試飛官—伍克振上校。

那是民國80年7月12日，當經國號戰機10002號在台中外海進行低空高速試飛時，因水平尾翼飛脫，而導致飛機進入不正常情況而墜毀，試飛官伍克振上校跳傘後昏迷墜海殉職。陳燊齡在聽到這一意外事件時，心中特別難過，因為他早在二十多年之前伍克振尚未加入空軍之前就已經認識他，那時他是陳燊齡長子陳曾綸高中的同班同學，經常隨著曾綸到家裡來玩，在陳燊齡的印象裡他是一個長的非常清秀的孩子，對空軍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後來聽說他加入空軍，進入幼校就讀。在陳燊齡調離3聯隊之後，伍克振由官校畢業被調到清泉崗擔任F-104的飛行員，雖然他從來沒有在陳燊齡麾下服務過，但是陳燊齡卻由曾綸處斷斷續續的知道他的情況。民國78年經國號在李登輝總統前作第一次性能表演時，由吳康明上校駕駛的1號原型機因起飛時鼻輪撞及跑道上的攔截鋼纜而折斷導致飛機衝出跑道後，伍克振臨危受命駕2號起飛，在總統及來賓前將經國號戰機的優異性能顯示出來，那天他不但為航發中心贏回了面子，更為他自己贏得了滿堂的喝采。

民國79年陳燊齡到航發中心同乘飛行經國號時，伍克振也曾在旁幫著陳燊齡著裝，及講解那架飛機的性能，那是陳燊齡最後一次見到他。

伍克振失事之後，社會上固然有不少人表達哀悼之意，但也有一些偏激團體藉機攻擊政府，甚至將自製戰機IDF的簡稱論為「I



民國79年到航發中心同乘試飛經國號，時任參謀總長。

Don't Fly」，對於這種毫無意義的詆毀，陳燊齡覺得沒有出面澄清的必要，那些人對於航空沒有任何概念，他們根本聽不進任何理性的解釋。

而陳燊齡本身非常了解即使是一種非常成熟與穩定的飛機都有失事的可能，更何況是一種仍在研發中的飛機，他只希望航發中心能藉著伍克振的犧牲，尋找出飛機潛在的問題，並加以改進，這樣伍克振的犧牲才有代價。

政府宣布更改反攻國策之後，多年來持有「戰士授田證」的官士兵及榮民們，頓時覺得不但勝利還鄉之夢破碎之外，手中的授田證也在一夕之間失去任何價值，他們在不甘損失之際，開始向政府索賠。其實政府在當年分發「戰士授田證」的本意在激勵軍中士氣，並未設有期限及折成現金的但書。但是陳燊齡覺得此事政府應該負起責任，對那些終身奉獻給國家的官士兵們給予一些金錢補助。於是他在這件事上和立法院相當合作，在立法院於民國79年11月通過處理法案之後，國防部於一個月之內就完成細節執行

方案，並於同時開始接受申請。在一年之後陳燊齡卸職之際已有超過五十五萬餘人得到金錢補助，多年來戰士授田證的問題終告圓滿解決。

除了對國內的現職官兵及榮民的照顧之外，陳燊齡在總長任內還特別設立相關法案來照顧作戰被俘歸來人員。在這之前國家並沒有明確法規來處理那些曾為國身先士卒但卻不幸被俘的同袍們，於是在無「法」可據的情形下，造成了一些親痛仇快的事，其中最令人難忘的就是當年U2飛行員葉常棣及張立義兩人於被俘二十年，為中共釋放之後，竟無法返國的尷尬場面。

陳燊齡在接任總長之初就下令參謀本部著手研擬「作戰或執行特種任務被俘官兵申請來台定居作業規定」，後經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同意後開始實施。該項規定除了安排被釋放人員歸國之外，更有每人核發五十萬元慰問金的規定，這對於那些曾為國受難的同袍們多少有些幫助。

民國79年3月季登輝總統在接任蔣經國總統剩餘任期兩年後，被選為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行政院院長李煥在當年5月總統就職之前，率領內閣總辭，李總統延請當時的國防部長郝柏村先生出面組閣，陳燊齡當時就覺得這真是因才適用，以郝柏村先生的能力與操守，他一定能不負眾望的將國家治理的更好。

當年8月伊拉克入侵鄰國科威特，美國為了本身的利益及中東地區的穩定，宣布組成聯合部隊援助科威特，數月間國際盟軍大舉進駐沙烏地阿拉伯，並向伊拉克總理海珊下

達最後通牒，必須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撤出科威特，否則盟軍將在限期之後對伊拉克展開攻擊。

就在盟軍定下最後期限的那天，陳燊齡前往南韓作友好訪問，其實那真不是一個理想的訪問時機，因為中東當時的情況是一觸即發，雖然戰場遠在中東但是那裡是全世界的能源重地，如有戰爭發生對那一個國家都會有某一個程度的影響，陳燊齡原有取消訪問的計畫，但是李總統認為訪問計畫是早已擬定，而南韓方面也已有接待計畫，所以讓陳燊齡按原計畫出訪。

沒想到抵達韓國的第三天〔1月17日〕，盟軍就展開了對伊拉克的全面攻擊，李總統為防中共趁機犯台，也以急電通知陳燊齡即刻返國，共商大計。陳燊齡在返國之後非常欣慰的發現執行官陳堅高上將已經下令全軍加強戒備，這表示國軍代理人制度已經成熟，絕不會有因為某人不在而無法下達或執行命令的狀況。

每年的國慶日都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那是為了慶祝國家的誕生及紀念當初為革命而犧牲的先烈們，因此往年在這個時節都會舉行閱兵，以強大的軍容讓社會各界了解國軍的士氣及狀況。

民國80年的國慶，是國家的八十大壽，更是應該依照慣例舉行閱兵，但是當時的社會狀況卻使許多人對於閱兵有著不同的想法。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們在立法院公開質疑是否有花那麼多錢去閱兵的必要，社會上的偏激份子更以這作為反政府的理由，還有人更公開表示將以空飄氣球來擾亂空軍的空中

分列式機群。

在這些公開的威脅之下，軍中有少許高級將領私下對陳燊齡表示，最好將閱兵大典取消，免得出事，但是陳燊齡卻覺得當個軍人絕對不能因為這些小事而改變計畫，如果連這些事都無法處理，那大家不如都脫了軍裝回家去算了。而且他身為國軍最高階層的指揮官，他將會為一切事情負責，閱兵是經過總統同意的大事，他一定全力以赴絕不輕言退卻！

10月8日深夜閱兵大典在總統府前預演，有一群人在當天清晨宣布將在閱兵現場靜坐以示抗議。為此陳燊齡特別將負責總統府地區安全的憲兵上校找來，當面告訴他只要不出人命，他可以以任何合法手段驅逐在閱兵現場靜坐人士，而且陳燊齡一反常例的告訴他，絕沒有「打不還手」的事，只要有人對憲兵動粗，憲兵絕對有權還手！

那位憲兵上校在得令後，相當激動的對陳燊齡表示，有如此肯為部屬著想的長官，他絕對會完成使命！

那天憲兵將總統府前靜坐人士拖離現場時，曾有人動手推憲兵，被推的憲兵立刻以擒拿手法將那位肇事者制服，這讓那些靜坐者大吃一驚，因為從高雄美麗島事件以來，政府為了避免衝突，憲兵所受的命令向來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所以那些人在目睹憲兵公開還手之際也都不敢再有造次行為。

第二天有些報紙在刊登這件事情時，還特別提到「陳燊齡比郝大將還要軍閥！」但是陳燊齡心中無愧，我們訓練的國軍雖然

絕不以本國國民為目標，但也絕不是來挨打的！

那年的國慶閱兵相當成功，受校部隊展現壯勝軍容及高昂士氣，李總統在閱兵典禮完畢後，轉身向陳燊齡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今天的演習一百分！」

那是到目前為止中華民國最後的一次閱兵大典！

## 第十六章 退休歲月——回首來時路

民國80年國慶之前，陳燊齡就曾向李總統表示因為健康的關係他將於當年年底總長任期滿兩年之際退休，李總統及郝院長兩人為了不同的原因都曾對他慰留，但是那時國內的政治情況卻讓他覺得已無繼續做下去的意義，因此堅持請辭。

當年12月5日在陳燊齡就職參謀總長整兩年之後，他將參謀總長的印璽交給了前戰略顧問劉和謙上將，也將他這一輩子的軍職生涯交給了歷史。

卸下重擔之後，陳燊齡首度嚐到了此生難得的輕鬆生活，他不必擔心夜裡有緊急電話，行事上也不必再有政治的考量，他所掛心的只是每天一大早就到家裡來的外孫，一老一少玩在一起也是不亦樂乎，他過的真是那種含飴弄孫的日子。

退休的第一年中他曾到美國四女兒家中小住，在那裡遇見了由大陸前來與他相見的大哥及二哥，兄弟三人在相隔四十餘年後再度重逢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覺，由他們的口中他知道了在音訊兩隔的那段期間家中所發生

的一些事：三哥昌齡於淪陷之後，於一次空襲中在上海被國軍飛機炸中身亡，而中共竟藉著那個機會向家人宣稱三哥是被服役於國民黨空軍的陳燊齡所炸死的；陳燊齡聽了之後對於這個謊言並沒有太激動，那是中共的一慣伎倆，其實三哥是被哪一人炸死的並不重要，在這一場國共之爭中有太多這種骨肉相殘的例子，陳燊齡知道他所飛的戰鬥機並沒有在上海投過炸彈，但是他在其它戰役中對地掃射時那些被他子彈所擊中的人又是誰家的兄弟？

陳燊齡的母親在知道三哥去世的消息後，心情大受打擊，本來就孱弱的身體就更加一蹶不振，而於民國41年於北平逝世。父親在10年之後也積憂而逝，所幸的是兩老均未歷經文化大革命的那場浩劫。

因為一級上將是終身職，所以即使陳燊齡在卸下參謀總長的職務之後，仍算是現職軍人，因此無法回到大陸去親自祭拜二老，這是他終生引以為憾的事，但是他相信兩老的在天之靈一定會瞭解他的苦衷。

這些年來台灣政治情況的改變，曾讓許多人對國家的未來憂心重重，但陳燊齡卻是泰然處之，因為他知道這些變化在整個歷史的洪流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那些急功近利者的舉動將不會留下任何歷史的痕跡。他曾想起幾年前他任空軍總司令時所讀到的一段話：「功不必自我立，名不必由我得，措天下如磐石之安者，將不知計出誰手。」這段話曾讓他沉思良久，他想起這幾近半世紀的軍旅生涯中，他曾碰到一些人為了功名而整天在算計著該如何做哪些事才能贏得下一

次的升遷，而忽略了整個大局。功名利祿本來就不是他所追求的目標，當初如果他在上校階層就屆齡退伍，他並不會有任何遺憾，因為他知道他確實已將上校該做的事做好，後來他官至參謀總長時，他依然秉著相同的信念。

陳燊齡有時會想起民國32年在西北工學院投考空軍的往事，當初的唯一目標就是將日寇趕出中國，而沒有想過下一步該怎麼走，後來由美國受訓歸來正準備要在藍天中大顯身手之際，日本卻已無條件投降，他及他的同學們在還沒有機會嚐到勝利的果實之前，就又捲入內戰的漩渦，那時以一個剛滿二十一歲少尉的觀點來看，只是服從命令，去執行上級所交付的任務，但是因為敵人是與我們同文同種的中國人，所以在作戰期間他及他的同僚們都是盡量的不去攻擊人員而以裝備及武器為主要目標，後來撤退來台之後，年紀漸長，知道雖然敵人也是中國人，但是那些卻是企圖以共產主義赤化中國的人，為了捍衛中華民國及那些和自己有相同理念的國人，他繼續穿著戰袍穿梭在台海上空保衛著台澎金馬。四十餘年的時光在彈指間化成雲霧輕煙，他也由撤退來台時的空軍上尉晉升到國軍的最高指揮官，那時海峽對岸的局勢與三十年前已大不相同，而我方本身的政局也在不斷的演變著，老總統及經國先生先後的走入歷史，繼任的李登輝先生治國的方式是與陳燊齡所熟悉的理念不盡相同，但這就是民主政治可貴的地方，可以容納多種不同的觀點，在知道李登輝總統的治國理念與自己的想法相異時，陳燊齡所能做

的只是隨著中國歷史上所有忠臣所走的路——告老還鄉，然而北望中原，家鄉仍是咫尺天涯，不得歸去。

但是在他回顧這80年的一生時，他是無愧的，他知道他已確實盡了一個軍人及國民的義務，他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全文結束）

### 作者簡介

王立楨先生，紐約市college of Aeronautics 航空系畢業，康乃迪克州University of Hartford 電機系畢業，加州Santa Clara University企業管理碩士。曾任職於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太空部門，擔任流程總工程師。



IDF經國號彩繪機。(照片提供：葉秀斌)